

# 在父母面前释放脆弱

□作者:王国梁



大概是从上大学开始,我不再轻易在父母面前释放脆弱了。我学会了报喜不报忧,即使遇到再难的事,我也会装作若无其事。我结婚以后,更是如此,好像觉得自己强大了,应该像山一样成为他们的依靠,怎么能在父母面前表现脆弱呢?因为怕父母担心,总是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,生活好,工作好,完全不用他们担心。为了表现自己的强大,有时候我也不惜打肿脸充胖子,比如夸大自己的成绩和收入等等。

前段时间,因为在单位忙着抗疫,我很久没回老家。现在形势好些了,我抽时间回家看望父母。母亲见了我就说:“呀,你脸色怎么这么差,这些天没睡好吗?”母亲说着,还拍了拍我,那种感觉让我想起小时候。父亲也说:“这阵都瘦了!”我忽然间觉得像个受了委屈

的孩子一样,脱口而出说:“妈,爸,我这阵真是太累了!”母亲心疼地说:“好好歇歇,我给你做好吃的去!”我恍惚间感觉自己真的回到了小时候,那时我受了委屈母亲总是做好吃的安慰我。

母亲张罗着做饭做菜,父亲陪着我聊天。我告诉父亲,这段时间单位的事特别多,我们又是工作在一线,压力很大,感觉特别累。说完这话,我感觉一下轻松了,好像卸掉一个包袱一样。终于不用在父母面前硬撑了,我开始把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倒出来。单位的事,家庭的事,很多都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,可平时我无处可诉,只能自己在心里积压着。

母亲虽然在厨房忙碌,也一直竖着耳朵听我说话。听到我这样倾吐烦恼,母亲忍不住出来对我说:“别太把事当回事了,别总

在家里还有你爸妈帮你撑着呢。钱不够用就说话,我跟你爸攒了不少养老钱,可以先拿出来给你。”母亲的话让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。我忍住哽咽说:“妈,没事,多难我都能扛过去!”

父亲慢悠悠地说:“难得今天你说了这么多。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,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,都有难熬的时候。你以前报喜不报忧,我和你妈私下里还说,你成家立业了,反倒跟我们隔得远了,不像小时候啥事都给我们说。我和你妈还盼着你有啥事都别瞒着我们,遇到难事多说说,咱一起想办法。”

父亲的话让我感触颇深。是啊,这些年里,我总是在父母面前强撑着,掩饰自己的烦恼,这样反而让他们觉得不亲近了。其实父母仍然愿意看到那个曾经想哭就哭、想笑就笑的我,无论怎样,都

希望他们陪着。即使我不在父母面前释放脆弱,他们也明白我一定有苦恼的时候,掩饰反而会让他们更担心。

想到这些,我对父亲和母亲说:“爸,妈,以后我不再扮演‘王坚强’了,有啥事一定告诉你们。有些话跟你们一说,突然觉得特别轻松!”父亲和母亲听了,哈哈一笑说:“就是嘛,过日子可不就是酸甜苦辣的,啥滋味都得尝尝。没有过不去的坎,遇见啥事一家人想办法多好。”偶尔在父母面前释放脆弱,反尔更能拉近距离,彼此更加贴心。

一会儿功夫,母亲张罗了一桌好饭,这些饭菜都是我爱吃的。因为心里轻松,我感觉跟父母更亲近了,就像小时候一样。母亲一个劲儿给我夹菜,那顿饭我吃得特别香!

# 家是最好的舞台



□作者:刘进进

陈道明在一次采访中说:“工作中,我的疆场是摄像机前的大千世界;生活中,我的舞台便是家里的方寸之地。”一句极简的话语,道出了人在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。

陈道明老师,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,在影视剧中成功的塑造过许许多多的角色。无论是小市民还是大人物,无一不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但一回到家,他便是女儿的好父亲,妻子的好丈夫。为女儿做糖人,为妻子封包包……在家的舞台上扮演着最称职的角色。

我们不是演员,但在家中同样饰演着诸多角色。记得儿子在他那篇《我的妈妈》中写道:“我的妈妈,在我生病的时候,有时是医生,有时是护士。做医生时指导我正确用药,做护士时,定时给我量体温,帮我按摩,还会帮我物理降温;在我写作业的时候是老师,遇到不会的问题总能耐心给我讲解;做饭的时候又是厨师,总会变着法儿的给我做出可口的饭菜……”我数了数,在儿子的作文中,我饰演的角色竟有十余种,细细想来这还真是自己的本色。

那天家长会上,老师把这篇作文范文读给家长听,我心中不禁有几分小小的感动。许多年来,我一直认为,在家庭这个舞台自己就是个自恋的独舞者,始终不会有人驻足观赏,没想到孩子却成了最好的观众。

又想起当年我的父亲。我小的时候,父亲在当地的乡政府工作,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。工作再累再忙,穿衣戴帽也会工工整整,说话办事有条不紊,极为严谨,工作中几乎不出差错,在大伙儿眼里一向以严肃著称。

可是只要在家休息,父亲的形象就与工作中大相径庭。他会亲自烧一锅热水给爷爷洗头、泡脚、剪指甲;也会一头扎进厨房,挽起袖子,给全家做一桌可口的饭菜;还会拿起剪刀给我和母亲剪头发……在我的眼里,父亲是变形金刚,无所不能。

一次,父亲在家休息,乡上一位伯伯来找父亲谈事,恰巧父亲正撸着袖子给我做泥娃娃。当时那位伯伯眼睛瞪得老大,非常吃惊地看着父亲说:“平时看你在单位上那么严肃,没想到你也有温柔的一面。”父亲搓搓手上的泥,笑着说:“嗨,看你说的,家能跟单位一样吗?家才是咱自己的舞台。”的确,在家的舞台上,父亲始终饰演着最成功、最出彩的角色。直至父亲离去,方才谢幕。

回望,现实生活中的我们,无论在外面的世界里风光也好,落寞也罢,扮演的角色都是针对着众人眼中的大千世界,只有回到家中展示的最真实的自我。

家是爱的港湾,是面对最亲的人做最真实的自己……



生机 汤青/摄

# 一片深情植林间



□作者:刘刚

父亲是一名伐木工人,几十年来与树打交道,深知植树造林的重要性,不仅绿化环境,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他说,吃饭用的筷子、屋里用的家具、办公用的纸张……这些都是树木为材制成的。在单位几十年,他多次被评为“植树能手”、“绿化先进工作者”等荣誉称号,如今虽退休在家,可父亲依然热衷于植树造林。

驻扎林区几十年,父亲执意不住大城市里的离休职工安置房,而是回到他魂牵梦系的家乡——川东地区的小山村。这是有山但不高,有水却不深的丘陵地区,父亲说这里适合种树,尤以柏树为佳。

母亲支持父亲的想法,并一道去找村长商量,村长说村庄四周的山坡不高,挡不住外来的风,每年六七月份,稍有大风,玉米高粱就被吹倒,严重减产。他自己曾动员村民让出一些地来植树造林,可村民只看眼前利益,不作长远打算,只好作罢。父亲听后一面与村长找村民代表商量,一面联系他曾经工作的单位,希望能获得一些支持。

一月后,父亲几经辗转,确定了资金由父亲和村长支付,树苗由父亲原单位赞助,土地则由村民提供。计划变成行动后的半年时间里,村子周围规划出来的绿化供给地里栽种着一行行整齐的小树苗。作为村里退耕还林的倡导者之一,父亲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护林员。

几年过去了,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碗口粗的大树了。父亲说,柏树喜湿润气候,加上丘陵地带的沙粒土壤,因

此长得特别快。

人说树大好避风,随着柏树一年年长大,村里农作物遭遇风灾的损失也逐年减少了,村民们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父亲,父亲却说:“不用客气,这是一名老党员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
村民明白,即使植树造林会占用一些耕地,但风灾导致的损失却远超造林所占耕地的产量,因此临村也开始效仿,后来镇政府领导推广至各村开展植树造林行动。

父亲说:“植树造林,不仅造福于民,而且还惠荫子孙。”他不仅带动村民种柏树,如今还正与村民们商量种果树的事情。春节回家,我与妹妹劝慰父亲说:“爸,年纪大了,就不要再忙里忙外,身体要紧啊!”父亲乐呵呵地答道:“儿女们担心也不是多余的,可我呀,与树有缘,干了一辈子造林伐木工作,就是丢不开啊!”

其实,父亲丢不开的,不是工作,而是与树木结下的深厚感情。



# 想去武汉看看



□作者:孙邦明

初识武汉,源于中学历史课本里的武昌起义;结缘武汉,是因女儿2011年秋就读于武汉高校;关注武汉,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时,“逆行者们”奋战在一线的那些感人镜头。

如今抗疫进行时,前方好消息不断,期盼武汉早日度过难关,再去大武汉——这座英雄般的城市去看看。

初次去武汉,第一印象是“大”。“大江大河,大武汉”,这句电视广告词耳熟能详,印象深刻。问百科,姑不论面积大小,十三个行政区,足以让你感受到“大”的概念了。武汉的“大”,还体现在江城的高校数量多,湖泊多,人文景观多,尤其是武汉人的好客热情,令人难忘。

下武昌站,五湖四海的语言,汇聚于此,“哪里去呀?包送到位”、“住旅馆吗?便宜着呢,什么都有”、“进来看看,小炒、特色菜,来尝尝吧”等等,他们的热情一下子就能融化了你刚来的陌生与拘谨。“九省通衢”,涵养着这座古老城市的开放包容,却又不失自己的本色,“热干面”、“周黑鸭”,舌尖上含有辛辣,味觉里有着潮湿般的刚强,留住了胃肠,也就留住了对武汉的深深眷恋。

记得早年在小镇教书,隔壁邻居是一位来自武汉的中年妇女。她随夫远嫁安徽,在此陪孩子读高中。久而

久之,碰面多了,便面熟起来。有一次我因急事匆忙,走路被树根绊倒,手里的玻璃茶杯摔碎,扎得手掌心破裂,鲜血直流,痛得我不由地大声喊叫。恰巧她买菜路过,见此转头跑回家,渠来酒精、药棉和纱布,用嘴轻吹去我伤口上的玻璃碎渣,上酒精消毒,耐心地为我为包扎,细心地叮嘱我注意事项。那时,我实实在在地见到一位武汉人的热情与善良。她话语乡土,衣着简朴,热心地善良,乐于助人,让我从此对武汉人,甚至湖北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并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
2011年高考,女儿选择了去武汉读大学,原因除去武汉有丰富的历史人文,便捷的交通路网,辛亥革命的首义精神外,还应该有一份理想吧。一座城,因一个人的善良而可能被别人记住,或去旅行,或去读书,或纯粹去看看,兴也。

武汉发生疫情,我们全家时刻都在惦记和祈祷着,相信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的。疫情后,我们全家计划,想再去武汉,看看金银潭医院,看看“两神”医院,看看那家免费为医护人员提供咖啡的小店,徜徉樱花盛开,品味黄鹤楼的诗意,户部巷里茶香袅袅,聆听那些“白衣天使们”的战“疫”传奇,还有无数个“逆行者们”的动人故事,致敬他们,致敬武汉。



非常之春 苗青/摄